## 開放文學 - 神鬼仙俠 - 續濟公傳 第一四四回 母老虎上帳施威 群妖精當場丟醜

話說狄元紹見五個壯士個個法術出眾,滿心大喜,隨即傳印信官、標布官上帳,給發頭等標布。不料後寨惱了一人。看官,你 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無雙女賽楊妃狄小霞。這狄小霞得有異人傳授,飛刀捆索件件皆會,一座金光寨全是他部置出來,狄元紹並 沒多大用處。還有一件闇昧難說的道理,他面場上雖是狄元紹的妹子,其實竟是一個壓寨夫人,這劉香妙做掛名的丈夫是不必說 了。所以狄元紹無論大凡小事,皆要告訴狄小霞才敢做主。今日狄元紹見五人這一番的法術,心下敬服無際,歡喜得把這個過節就 忘掉了。恰巧狄小霞在後寨聽說來了五個異人,怎樣由刀槍尖上走進,怎樣從七孔裡取出寶劍,狄小霞也甚歡喜,移步想來到屏後 暗暗的看個真實。不料才走進暖閣,就聽前面帳上傳發標布,暗暗就是一個醋心,以為他得了有能力的將士,就瞧不起我來了。隨 即連躥帶跳的由帳後走來,叉手指著狄元紹罵道:「你們這班囚攮的,我問你有多大膽,現今做事也不咨會姑太太一句,直即就自 正罵之際,只見印信官、標布官均已帶了印信標布上帳。狄小霞忙止住道:「且莫忙,還要讓我來考 行做主了。這還了得! \_ 驗考驗呢!」說罷,走至帳下朝正中一站,忽然雙手著地做了一個倒豎晴蜒,把兩隻小腳並排著敲了兩下,說道:「你們五人聽清 楚些,你們有人能將姑太太的兩隻腳用手分開,方得上等標布。」但是五個妖精算來卻是掃帚精有些見識,暗道:他既拿這樣功夫 考驗我們,必定不易做到,我且讓他們先行試試,再作道理。就此便動也不動,但出雙眼睛望著。內中單是那轆軸精一見狄小霞如 花似玉的這個樣子,又見他一雙小腳尖尖的不滿三寸,著了一雙繡花的紅鞋豎在上面,不由的心裡怪癢,深愁先被他人分開,便輪 不著自己摸他一摸。一面卷著衣袖向眾妖拱一拱手道:「有占了!」當即伸開兩臂走上前去,以為這雙小腳必定軟而且綿,便兩手 抓著捏了幾捏,暗道:不好!這女子怕的也是轆軸轉世,不然因何他這兩隻腳也同石頭一般呢!又道:我也不管他,且把他腿子分 開再說。隨即用盡平生之力,兩手向開一繃,不料絲毫動不著半點,心中吃了一嚇,暗道:這個台是坍不起的,須要想個主意才 好。便低低的念了一個鬆骨咒。這鬆骨咒是專同做勁功的人犯對的第一法,那怕功夫再好些,經他一念,那骨頭登時發酥,就再也 收不住勁。轆軸精以為用了這法,總不愁分不開了。當下又用力撕了撕,那知還是動也不動。轆軸精滿面飛赤,皮笑肉不笑的說了 兩聲「不濟事」,退在旁邊發癡。隨後瓦礫精、缸片精次第走去,也是明下用勁暗中作法也不中用。

到此時候只剩著磚頭精、掃帚精了。二妖你讓我我讓你深怕出醜,卻又不得由他不出醜。只聽狄小霞在下面說道:「難道好本領的不肯見教嗎!」磚頭精被逼不過,只得也上前丟了一個小當,自此卻單剩了一個掃帚精了。那掃帚精還未動手,便躁得渾身是汗,忙從腰間抽出一條手巾,把臉上的汗抹了一抹,把手巾朝迎面絲帶上一塞,走上前去,暗道:他們一個個皆弄不開,光景用力用法皆不濟事,我倒不如少煩點神,輕輕做個勢子,輸贏命裡派定要丟當,丟一丟當就算了罷。就此沒精打采的走上前去,每隻手用了兩個指頭對住腳尖捏著,才要分他一分,不料塞在帶子上面的那條手巾突然落下,巧巧朝狄小霞面前一落,那掃帚精不知不覺的四個指頭已把他這兩腳分成個一字樣子。忽然狄小霞一趿站起,嘴裡銜著他的手巾,臉向他紅了一紅,轉身低了頭直奔帳後去了。看官,你道這狄小霞因何不曾用力反被掃帚精把腿子扳開?要論他這個法子,名叫金鑄雙箍腿,委實是仙家的傳授,再有多大力量法術,總不能扳他得開。那知掃帚精揩汗的這塊手巾是一條鮫■帕,女子看見此物,當即淫心大起。掃帚這妖精,他一味專貪美色,全靠這塊手帕代他勾引,要論今日,實在並不想勾引狄小霞,只因逼他丟醜,他急得大汗淋漓,不知不覺的就把這手帕拿出來揩汗,偏偏扳腳的時候,這帕子就望他面前一落。狄小霞見了那帕子的顏色,聞了那帕子的香味,登時淫心大動,不覺分了分神,忽然那兩隻腿就同棉花似的軟了下來。

當下狄元紹見邵竹把狄小霞的腿子分開,便極口稱贊道:「畢竟邵壯士法力高強。」隨由帳前取過一枝硃筆,東倒西歪的寫了 一陣,拿過交待印信標布兩官道:「就照此填寫標布,發給五位壯士。」二官接過朱條,只見上面寫著道:

大狄國預備大皇帝統領金光寨大寨主節制

通國上下奪宋大將軍諭旨,仰印信標布兩官,將投效五人照開後,填發標布印信無違。計開:

邵竹頭等標布派金光寨中路四面接應使封興狄大將軍陸觸二等標布派金光寨東路本面接應使封御未將軍江片二等標布派金光寨 西路本面接應使封退宋將軍方專二等標布派金光寨南路本面接應使封制宋將軍袁灼二等標布派金光寨北路本面接應使封克宋將軍右 五名均歸壓寨主母狄小霞並國婿兼軍師劉香妙、本寨總都督梁啟文節制

標布官看完,便一一填明標布,由印信官用過印信,暫時給發五個妖精,自此便在金光寨安身,且到破寨之時再行交代。

此時單有一個人我不能叫他老在人家吃酒,還有無數的事在他身上呢。看官你道這人是誰?卻然就是那濟公和尚。他這一席酒可算吃到太陽斜西,忽然聽見後院索落索落的倒馬桶,心上就記起一事,站起身來把肚皮抹了幾抹,向張欽差說道:「張大人,不是單吃酒的,還要乾乾正經呢!你且叫人把那恭桶拎出來,擺在這前面廳屋天井中間,待我來捉個稱心滿意的妖怪你們望望」張欽差聽說,隨即跑到後面,濟公便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專候拿妖。但那恭桶許久許久不見有人送出,等得不甚耐煩,便倚在茶几上用手支著嘴,放開那叭迷吽的喉嚨唱道:

捉妖精,捉妖精,不捉妖精只捉心。妖精有定心無定。問世間,那人心,不等妖精一樣心。可憐俺,捉不盡,可憐俺,捉不盡!倒不如留幾個妖精同人拚拚命,拚得個你死我亡,把壞人都去掉,俺和尚,在旁邊,拍手哈哈笑。

哈哈笑,哈哈笑,誰人能知道?本是歡喜場,胡為自煩惱?穿兩件衣,吃幾碗飯,得罷了時便罷了;不肯罷了怎麼了,哈哈哈,怎麼了,哈哈哈,怎麼了?怎麼了時怎麼了,還是自己不得了,把俺和尚笑死了!

濟公坐在椅上把兩段歌唱來唱去,足唱了□多遍,還不見恭桶拿到。濟公真個守急了,他站起來歪歪斜斜的直往後走。走過穿堂,剛進正宅屏門,忽聽裡面有女子的哭聲。說時遲來是快,濟公跨過屏門,轉過總門朝前一看,原來堂前迴廊下跪著那個被妖怪打的胖奶奶,張欽差用手指著,氣憤憤的怒罵。

濟公初初一見,並不曉得為的是那一回事,再一定神,見獨跪的是這位胖奶奶,不覺觸動正題,心下已經明白。張欽差見濟公走進,連忙迎上說道:「聖僧,此回又白吃辛苦了!」說著又用手指著胖奶奶道:「就是這個瘟奴,統統被他放去。你看個可恨不可恨!」那胖奶奶聽說,又哭著道:「不是小人辯嘴,實在是個冤枉!小人由早茶後就有些頭痛,連飯都不曾吃,睡在下房裡面。適才朱媽媽喊小人的時候,小人還睡在牀上,諒情不能談謊,這都是對證得來的。老爺不信,喊朱媽媽來一問,便知小人是不是扯謊的了。」張欽差聽他說完,便罵道:「放你的屁,你總是放走妖精曉得不了,故意裝住睡覺,難道老太太同你有仇,他獨獨要冤枉你倒恭桶的嗎?」那胖奶奶真個急了,哭得同死了人一樣,爹爹媽媽不住嘴的喊,左一聲「爹爹噯!我睡覺妨了法了」,右一聲「媽噯!我睡覺遇著鬼了」的哭。張欽差格外嘔氣,說道:「這是多大的事!壞在你這潑婦手裡,就想推個睡覺便罷休嗎?」說完,喊過一個家人來,說道:「你代我拿一封帖,把他送到理事廳裡去,打他一百嘴頭,押在官媒家,候著追回妖精再為發落。」家人上前便拖他要走。這時胖奶奶那裡肯走,就同死豬一樣,肉墜墜的臥在著迴廊上面,又拿出那老鎮江的喉嚨說道:「我的大老爺兒啵,俗語上有句話兒呢,勢不壓鄉黨,我不過窮點兒,我的丈夫也還是一個考童,那裡就該派被冤枉,還要送官呢,不是一個岔事啵!」張欽差被他一頓強詞說得無言可答,但見濟公在旁邊只是嘻嘻的微笑。

看官,要論倒恭桶這一節事,胖奶奶實在背的冤枉,濟公此時早已明明白白。但是他既明白,他又因何不發一言呢?其中有個原故,總因這妖精的事究屬同胖奶奶黏著一些鹹味,所以多讓張欽差嚇一嚇他,拿他加倍的吼吼味倒也痛快。及至張欽差真怄了氣要拿他送官,到這個時節,萬不能不講個人情了。就此嘻嘻哈哈的站在張欽差旁邊說道:「莫忙莫忙!且待俺來。你這樣問他的罪,他死都不閉眼,俺和尚只要問幾句,他就沒嘴回了。」說完,就跑到胖奶奶面前,扭頭扭腦的說道:「胖媽媽,你不要欺我,

你家丈夫不是武童,是五個人同,後來到了這裡就少掉了一個,可是不是嗎?但今天早上倒恭桶,你家主人是冤枉了你了,你卻是被妖怪抓過之後就去睡覺。你家主人疑惑你是假睡覺,俺和尚偏偏要怪你因何真睡覺。日間睡覺,必定夜間是有事的了。我且問你,你夜間做的什麼事?你接連兩夜做的什麼事?你好好的說明白了,同你沒事;若有半字不實,俺和尚就讓張大人把你送到理事廳裡。俺還不聽他打嘴頭,你卻不是嘴頭犯的法,俺總叫你那處犯法打那處,一些兒都不冤枉你是了。」但是濟公這一席話,旁邊聽的人以為他就同亂說一樣,獨有那胖奶奶覺得他一句句的問得汗毛直豎,不由的面紅耳赤,把個頭低著朝地,口也不開。濟公轉身向張欽差道:「如何?可是他不回嘴了嗎!為今之計大事要緊,俺們且到前面屋裡談談,這處著他起來算了。」胖奶奶此時真個 感恩不盡,爬起來摸了摸衣裳做事去了。

張欽差陪濟公又到廳屋坐下,濟公這才把掃帚精變胖奶奶盜回本身的話說了一遍。張公這才明白,接口又問道:「據師父的意見,這又怎麼辦理呢?況且經這一番舉動,那妖怪同我家的仇是越結越深了,還要請聖僧想個別法,把這一班妖精統統捉住才得沒事呢!」濟公道:「不必,這一班妖魔本是金光寨在數的人色,此時俺卻也提不住他,他自此卻也不敢離金光寨一步前來惹你。但此處還有幾件閒事要管,我就借你家這裡住住,請你照會家裡應酬俺點飲食,餘者一無所要。你就趕快回平望去罷,現今你衙門裡來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你就走罷,一刻總不能耽擱了!」張欽差曉得濟公向無謊話,隨即就到後面關會了公子幾句,著家人備了馬,又到母親房裡告了辭,立時就回平望。但不知行轅裡來了一件什麼大事,且聽下回分解。